

## 第三回 遭綠林雪中逢俠 訪大盜計成就擒

卻說邵卞嘉在家中無事，只是交接四海的文人洞客，結詩會，終日飲酒作樂。一日，臘月天氣，下了一夜大雪。天明起來，卞嘉遂同幾個豪興的乘馬上山觀雪景。只見三岔路口，兩個大漢子倒在雪中。看他眉宇又不像餓莩，忙帶住馬，著三四個家僮扶他起來，已是半僵的了。卞嘉遂不去看雪，吩咐家人扶他回家去。家人道：「人是冷多熱少，恐扶到家裡或有未便。」卞嘉大喝道：「胡說，就是不活的，難說我們心上過意得去？」眾人便不敢來開口，一步步扛扶進門，就停在廳上。叫家人取乾棉衣，替二人換去濕衣，漱下幾杯姜湯，二人漸漸甦醒，又灌了幾杯熱酒。俄頃間，便能站起說話。方請進東書房坐下，道：「恐尊體勞頓，未敢施禮，待用飯後奉揖罷。」隨擺上酒飯，三人分賓主坐定，然後叩問仙鄉大號並來歷。那年長的答曰：「在下是江西饒州人，姓施名弘德。」指著年幼的道：「這是犬子，名紹卿。平素往來江湖。近因京中有個朋友借去五千金，將來取討，便帶一二千金紗羅綾緞等貨，來到新豐驛口泊船。還未一鼓，一伙強人殺入舟中，愚父子跳落水中逃命，所有貨物盡被劫去。一時又無相識可投，天又寒冷，愚父子悲哀訴與道人。有一老者見憫，送縑袍兩副，款留一飯，又說此去到京不消五日，離此一百六十里地，名集賢村。有個豪客邵大官人，是個奇俠的人，俗名叫作小孟嘗，專一扶危濟困。你如今可投奔他，不但都中去的盤費可得，連這所失之物，或者他替你用些大力緝訪得著也未可知。因此一路來找這個邵大官人。昨夜到了貴地，天黑了不及訪問。欲寓客店，店中見沒有行囊，不肯留宿，只得在一家門首坐了一夜。不期下了一夜大雪，凍餓交集，勉強捱得到晚，訪問邵家居住，知在月浦橋下，父子相扶，逐步尋來。走了數步，被冷風一吹，在下先自跌倒。想小犬挽扶老身不起，也自仆倒在地，又凍雪中，一時不知人事。不知恩官怎生救得殘軀到府，請問高姓大名？」卞嘉微笑道：「你訪問的人，小弟就是。」施弘德父子慌忙倒身下拜，道：「卑人望思久矣，今承再生之恩，如何可報。」卞嘉忙忙答禮，請起坐定，斟酒勸酬。席間問了路途中的閒話。忽見門公傳進一帖來，說是江西李道人拜。卞嘉看了名字，遂問施弘德道：「兄認得貴鄉此人否？」施弘德把原帖看了，笑道：「原來虛齋也到這裡相會。」卞嘉道：「莫不就是那術士，喚做玉口神麼？」施弘德道：「正是。」卞嘉忙吩咐請進，自己到門首，拱他升堂作揖。安坐茶罷，即請施家兩位相公出來相見。李道人見了便道：「施鄉親幾時到這裡，卻為甚一團驚恐氣色，像是失脫了貨物，連性命也像再生的一般。這是為何？」一廳人俱吃了一驚。施弘德把被劫原因陳訴一番。李道人道：「不妨。數日內所失盡償，四月間還有萬金之獲。」施弘德父子也未全信。當下擺出盛席，分位坐定，觥酬交錯，直吃到半夜方止。卞嘉令童子秉燭引到西書房，服侍三人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卞嘉喚齊大小家人三十人，各收拾鋪陳行李，又帶了元寶二十錠，碎銀三四百兩，並綢緞禮物。隨請出兩人，施與李虛齋用早飯完，乃言曰：「弟要往一處料理一事，煩三位相伴一行。」三人皆應道：「從命。」遂同上馬起來。次日上午已趕到新豐，進龍城縣寓弘濟寺內，對二施道：「兄且深匿寺中，不要露人耳目。」遂打轎來拜縣公，先差人將名帖投進。

那龍城知縣姓郁，名有道，是甲戌進士，係卞嘉父親鄉試的門生。見了名帖，即到寅賓館相接。揖罷呈上禮單。郁公打恭稱謝，敘了寒暄。茶行三獻，就問：「貴寓何處？」卞嘉道：「在弘濟寺內。」又說了幾句套話，起身告辭。郁公隨後來回拜，少頃差人來送許多酒米魚肉之類，又呈上即晚候敘的請帖。到晚間，卞嘉即來赴席。飲酒間，彼此感問兩宅眷起居，談了許多時事。看著將及二鼓，卞嘉道：「乞退從人，弟有密言相告。」郁公吩咐眾人迴避，單單剩賓主兩人。不知卞嘉口向郁公耳邊說些什麼，只見郁公道：「領命。」說完，就辭回寓。

次日，郁公升堂，喚四個能乾的皂快，叫做趙元、李祥、孫能、陸漸到案前吩咐道：「京中郭太師差官在此，發銀三百兩，要買真松綾二百匹。你等火速領銀前去，發與各鋪戶，限二日內將松綾交足。」說罷，拿出了六個元寶，共重三百兩，一張銀票，付與趙元等。領訖，連忙各鋪戶去分派。

原來龍城縣只有六家綢緞鋪，當年值官的是獅子街口金員外家。趙元等先到金家。金員外道：「四兄有何貴幹？」趙元道：「蒙縣主所委，要賣買貨物。」李祥便開出牌包，奉於金員外。孫陸二人便取出六個元寶放在桌上。金員外看了銀票，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列位牌長在上，龍縣乃是小去處，雖有幾家綢鋪，都是尋常貨色，哪有許多松綾？煩列位稟明太爺才好。」趙元還未開口，那陸漸便發話道：「員外好不曉事。官府的買賣，誰敢回他有無？況又是郭府發來銀兩，誰人敢擔這干係！今這票與銀子放在這裡，等你們自去回話。」說罷就要出門，卻急得金員外沒了主意，只得賠個小心道：「列位息怒，在下一時直言唐突，幸勿見罪，待小弟去約齊故友來商量，少不得還要盡個薄情。」遂叫家僮去請對門葛三老來款留，眾人只得坐下。少頃，那五家鋪戶都來與四人相見訖，就擺下五六盆魚肉來。金員外道：「四位牌長，甚是簡褻，聊請便飯。」低低向這五家鋪戶道：「相屈諸位過舍，非為別事。」便將銀票並元寶及差官說話述了一遍。五人聽了一齊呆了，大眾商議道：「這貨莫說二百匹，就是二十匹也買不出。如今可備一封厚禮與原差，求他商量一個回話方法。」

須臾，飯已吃完，金員外取出銀十兩，央葛三老送與四個差人，要求他出個回官的題目。趙元道：「盛情斷不敢領，只要金員外自去回復官府，不要連累我們，便是盛情了。」葛三老又去促六家鋪戶湊成十兩，共二十兩送於四人，四人只是不肯受。葛三老道：「這二十兩金薄意，聊代舍親們一飯之敬，權且收下。若要兄獨擔這擔子去回復官府，不但諸兄不肯，連小弟也不敢開口。待明日早堂時，煩四兄一同舍親們進去回話，若稟得脫，舍親再奉數金，更申一茶之敬；若稟不脫，這眾鋪戶現帶在下面，諒這干係，不但是四兄擔錯了。倘有所累，負外重重奉陪個禮意。四兄以為何如？」四人聽了這話，只得允諾，收了銀子，一齊別去。

明日早晨，四個公人帶了六家鋪戶進縣來。只見大尹問道：「綾子買到了麼？」趙元上前稟道：「蒙老爺批委收買綾子，但本縣是個小去處，出不得好貨。這松綾是第一等細貨，買的賣的從沒在本縣交易，現今六家鋪戶都拘在此，叩見老爺。」只見大尹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奴才不曉事，想是受了各家的賄賂，敢替他來回話。」便丟下二十四枝簽來，每人各打三十。兩旁皂役哈喝一聲，一齊行杖，四人俱打得皮開血出。打完，就叫值年的鋪戶上來答話。金員外嚇得戰戰兢兢跪上來。郁公道：「我問你，松綾每匹價值多少？」金員外稟道：「松綾價貴，每匹實價二兩五錢。」郁公道：「也罷，你們只道官府要討鋪戶的便宜，就三推沒有。我如今再添二百兩與你，可限你鋪戶三日內交足匹數，還有重賞。若遲一日，每人重責五十，枷號一百日。」那四人嚇得魂不附體，叩頭出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說：「今日再限你三日內都要買齊，若遲一日，解你們到郭府去，少不得是遠站軍徒。」那四人嚇得魂不附體，叩頭出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說：「今日再限你三日內都要買齊，若遲一日，解你們到郭府去，少不得是遠站軍徒。」

悶回家。

單說陸漸到家，他妻子接著，見丈夫這樣光景，忙來扶他眠在牀上，口裡喃喃哭罵那遭瘟郭府，連累丈夫受此重刑，就去燒水燙酒。忽見他第三個兄弟王小三。酷好吃酒，若把杯在手，便是天大事也丟開不管了。因此人叫他王酒鬼。生平不務生理，專一賭博，又會說新文、探閒事，憑你人家被窩裡事情，他也會緝訪在肚裡。是日，走到陸漸面前，叫聲：「姐夫受累了，我阿舅的特來探望。但不知為何事被責？」陸漸便把大尹要買松綾被責事情，一一說了。王小三道：「如何叫做松綾？何故買不出？」陸漸道：「松綾出在松江府，綢身最重，花樣新奇，與常貨不同，每匹價錢比杭州的多四五錢。我們這小去處，綢客不肯販來，只為人不肯出價錢，所以各鋪都沒有。除非鄉宦人家，或者有買在家，也未可知。但是就有，卻也沒這許多。如今這樣，官府叫我如何處耳。」王小三道：「姐夫且寬心，待我各處訪問，或者有人買來。也未可料。」說罷便要去。陸漸留住道：「你且吃了飯去，我還有話對你說。」只見他姐姐提一大壺酒，又拿些便菜，對兄弟道：「你開懷自斟自飲，我去拿飯來吃。」當下小三拿起壺來，吃了個流星趕月，轉眼之間，早已吃得瓶之罄矣，起身對陸漸道：「姐夫，我飯不吃了，且別去，明日再來相望。」只見陸漸去兜肚裡摸出二兩一錠銀子來，送與小三道：「這是我昨日與伙計分的，你可拿去，做個小賭本，待訪得有些影響，那時還要大大的送你做賭本。」小三推開說：「你我至親，怎麼說起這客話來。」便起身要走。陸漸叫渾家，將這銀子送與小三。小三推辭不得，只得收了銀子。

走到街上自言自語：「若得哪一處訪出這貨的時節，倒是一天好富貴。」忽然想：「五日前，曾見阿壽曾有一匹花綾，拿在周染青店中要染甚顏色。我在那裡小解，曾聽得染青師父洪仰泉說，好匹生活，是龍城縣裡少有的。我如今去尋這小廝，問他何處買來，或者有個消息也未可知。」算計已定，就立在李阿壽門首，適遇阿壽正走出門，見了小三問道：「三叔為何在此？」小三道：「我正動問小哥。小人有個敝親，今歲初逢花甲，要買一匹好綾子，送他做套袍穿的。前日走遍幾家綢鋪，都不十分中意。偶然想起前日曾見小哥拿一匹花綾，在染店中要染甚顏色，說是上等貨物，不知小哥何處買來，乞為指示，小弟也要買一匹。」阿壽見他問這句話，滿面通紅，答應不出。停了一會兒說：「我沒有此物。」小三是一個怪人，便不再問，趁機說道：「想是我問錯了。」回身就走，內心暗想：「我前日親目看見，為何他說沒有？我今走到染店內問這綾子下落，然後再來指實問他，看他如何答應。」遂走到染店門首。才上得階，店主人問道：「三官人有甚下落，作成小店？」小三道：「我前日央李阿壽拿一匹花綾來染，我想不曾畫得花押，因此特來花押。」周染青笑道：「三官何必多慮，小店再沒有差誤。昨日趙太爺府中要嫁小姐，送三十匹綢緞來染，內有十匹綾，同你一匹是一般的，如今正要下缸。」小三故意失驚道：「不信他的綾與我無二，可借我看一看？」老周就向櫃中拿出十匹來與小三看。小三提起一看，真個厚實緊細，花樣與眾不同，每匹角上有瓜子大一個小葫蘆式圖書打在上面。小三稱贊道：「真個好貨。你試拿出我一匹來比一比。」老周又向櫃中取那一匹遞與小三。小三把兩頭一看，角上圖書與那十匹無異，遂歎道：「果真與我的一般。若李阿壽獨自來取，你可對他說，我親來說過了，須要三面來取，不可有誤。」店主道：「三官吩咐過，誰敢胡亂與他，自然要等尊駕來取。」

小三遂別了店主，一路暗想：「阿壽這匹如何與那十匹無異？方才我問他，他臉俱紅，且又白賴得慌。必是趙老官好男風，與這小廝的。」正在想思之時，恰好阿壽從巷出來，剛剛打過照面。小三裝看不見，讓他過去。暗想：「這小廝一定到染店裡去。我且悄悄隨他，看他說什麼話，我好當面折他破綻。不要管，這個綾子是像騙的來頭，且騙他一騙。」打稿已定，跟他行來，果然阿壽走入染店。未知阿壽說出甚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